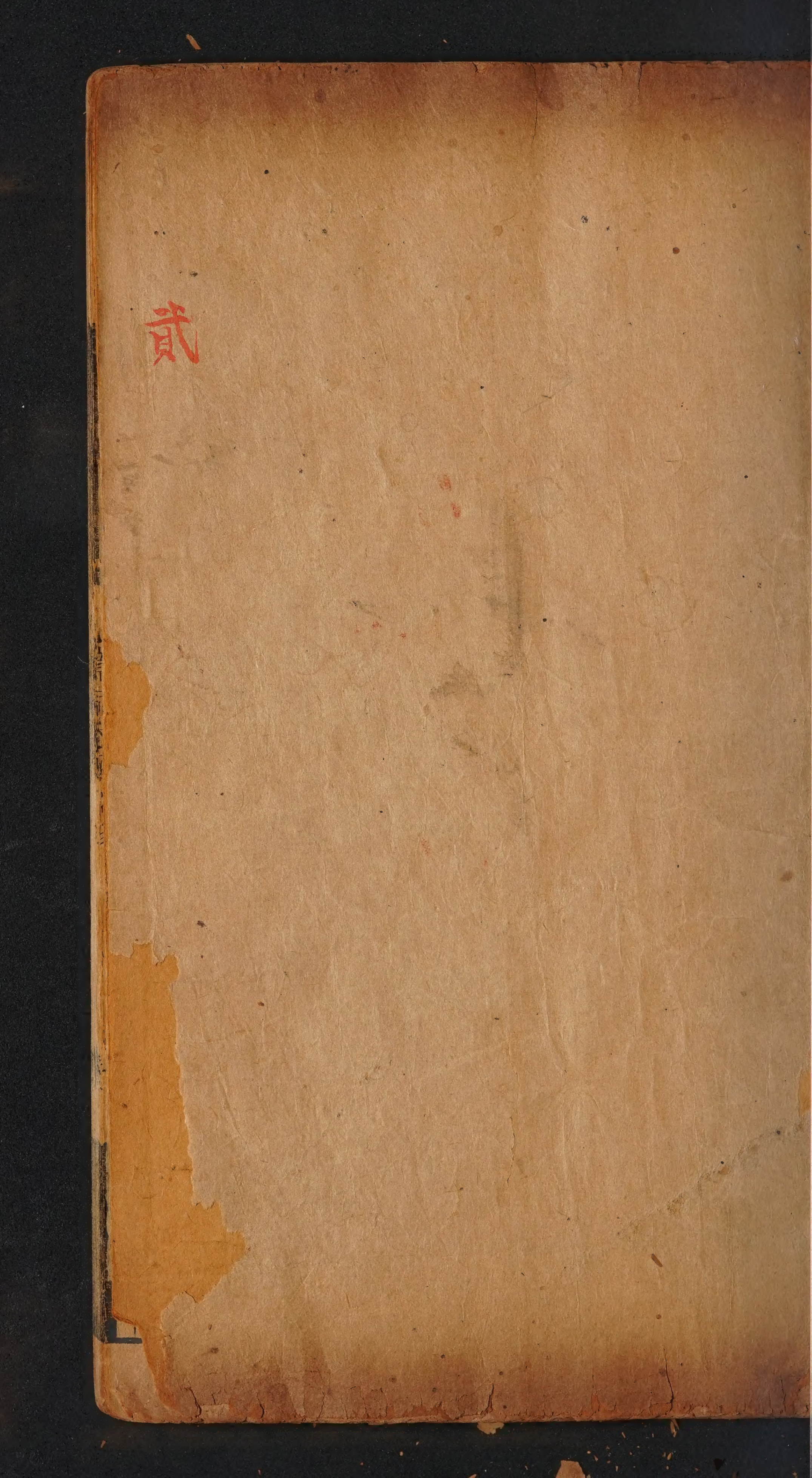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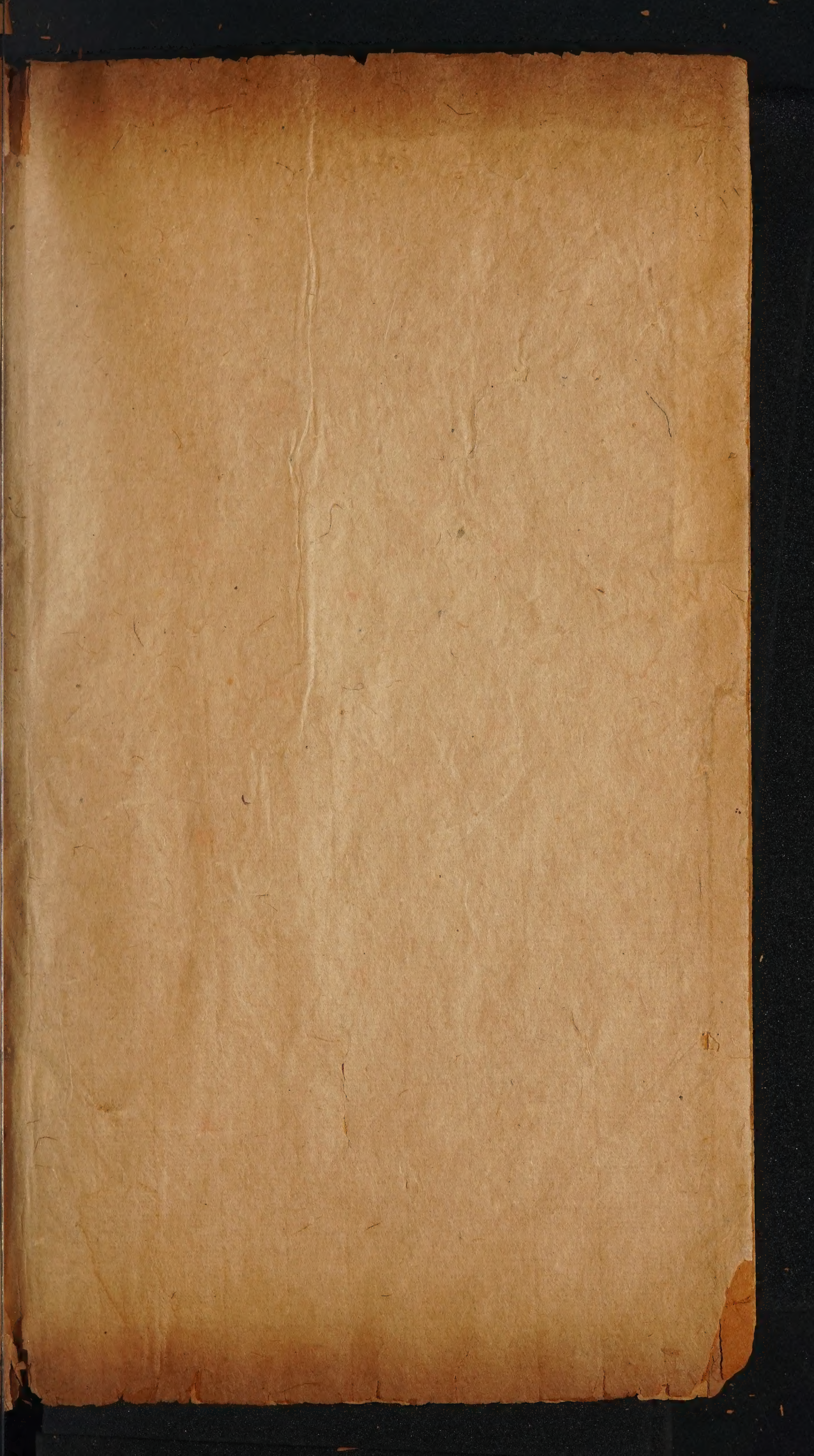

心鏡編
下
BJ
1548
T28
1747
v.2
LIBRARY
JUL 24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貳



心鏡編卷五

治家

居家有四本。讀書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朱文公

人家尊卑大小。內外名分。固是肅然。然中間情意。常要流通和暢。無所滯礙。方好。如衣食居處禮儀疾苦等事。或心有所欲。口難直言。俱要推心體悉。方可久處。一家人如一株樹。爲根爲榦爲枝爲葉。大小固有不同。都要氣脉貫通。方能長養。不然。必有枯槁者矣。胡師蘇

欲去病須正本本固則病可攻藥石可以效欲齊家須正身身端則家可理號令可以行固其本端其身非一朝夕之事也名公訓纂

齊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修身爲要以樹藝牧畜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已而濟人習禮而畏法可以寡過可以垂範清修妙論

五雜俎言張公藝九世同居書忍字百餘以進高宗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御衆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爲家長

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况九世乎善乎
浦江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他守祖宗法不聽
婦人言而已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日知錄
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醒世良言
書曰牝雞司晨惟家之索詩曰婦有長舌爲鴞爲鴟盍
婦人治內爲職所謂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者若干預
外政凌駕夫子豈非晨鳴之牝雞長舌之鴟鴞乎家道
亦從而不振矣愼之愼之規家日益編
淸晨早起昏晚早睡可防奴僕奸盜婢妾若與主翁親

近多挾此私通僕輩有子則以主翁藉口至破家者多矣凡有婢妾不可不謹其始而防其終 同上

男女有別人之大倫前後管門須擇老寔知事者婢僕不許出入混雜 孫公家訓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其陷于惡但不忍訶怒傷其顏色耳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病爲喻安得不用湯藥針艾救之哉 厚生訓纂

博奕乃貪心殺心癡心嗔心之變理也于事雖小害道則大人家不肖子孫墮其窟窖至于敗蕩家業喪身

失命者要皆一念貪癡之心有以溺之耳少年之人尤宜警戒故曰世人不省事日日博與奕贏得轉頭空何須論高著 保合編

治家最忌者奢人皆知之最忌者鄙嗇人多不知也鄙嗇之極必生奢男 小牕清紀

諺云若要寬先了官錢糧最要早完免致官府比較責辱若差人押催反致多費 孫簡肅公

凡交易必須項項合條乃無後患不可以人情契密不爲之防或失懽成爭端 方子良

親舊假貸只須量力捐助以盡我心勿外本圖利以生後隙孫簡肅公

凡奴僕得罪于人者不可恕也得罪于我者可恕也長者言

家中子弟奴僕與外人爭鬪人來告愬只當責備自家子弟奴僕或訪知情事可惡即加懲戒以警其後則家人無生事之擾外人亦諒我無縱而不怨矣胡師蘇

凡祖宗忌日子孫自有哀慕悽愴之心是日素服不飲酒食肉居宿于外曾祖以上不逮事者服淺淡衣而禮

殺之 陳白沙

葉氏問祭祀古今事體不同行之多窒礙如何朱子曰有何難行但以誠敬爲主其他儀物隨家豐約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 蒙泉鄉約

蜀太子賓客李鄲年七十餘享祖考猶親滌器人或代不從以爲無以達追慕之意此可謂祭則致其嚴矣 溫公家範

凡成家之要有三曰勤曰儉曰多算若苛刻占便宜及一切損人利己之事不與焉凡敗家之故有三曰惰曰

侈曰少算若寬恕周窮乏及一切利人損己之事不與焉衡門錄

閭之先輩云俗言做人家便至算悉錙銖不顧體面不知此但做了家不曾做得人有一等局面要好遇事過隆此但做了人不會做得家兩者均非至當之法必做人做家兩無損害爲可保合編

司馬溫公曰人言居家久和者本于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

之決不可過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爾此其無知爾此其失悞爾此其所見者小爾此利害幾何不使入于吾心雖犯至于十數亦不畧見于色然後見忍之功效爲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 孫公家訓

毋養幼婦毋贅女壻男十歲勿內宿女十歲勿外出 同上

正家之道宜痛絕閒雜女流三姑六婆決不可容其出入葢此流多陰智能揣婦人意且巧爲詞說又能鼓動人妻孥無識者未有不隋其術中故骨肉之離間鄉隣之忿爭皆此流搆之也抑甚焉或爲賊之導或爲奸之

媒其害不可勝言　格言鈔

凡人家有子弟及婦女好傳遞言語則雖聖賢同居亦不能不爭葢凡人作事不能皆合人意寧免背後評議人不傳遞則彼不聞知若此言彼聞必積成怨恨況兩遞其言又從而增益之兩家之怨牢不可解惟高明之人有言不聽則自不能離間所親　同上

白屋子弟有志讀書便是向上之人所造正未可量若世家子弟不務讀書未有不趨入下流者每見膏粱紈袴席祖父遺蔭不由教訓結交匪僻下賤博奕暢飲呼

爾汝敗家風蕩檢踰閑不復羞悔及遇白屋中有有志上進者輒瞋目傲之曰我世家子也爾等何得與我輩齒嗚呼祖宗創業垂統孰非自白屋起家乎似此驕盈不自立世家獨不可變而爲白屋乎欒郤之後降爲皂隸戒之勗之 吳百峯日記

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有些不足處便好若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來消長之理也 胡文定公

不肖子不肯作家無論已至如肯作家者十分精緊一絲不漏亦不是好消息其家必有奇禍須從寬一分留

有餘不盡之意祚方綿遠格言

小兒嬉戲殺蝶蠅虫蟻之類宜力禁之不惟恐其傷生亦杜其殺機使長大漸知仁恕迪吉錄

人家子弟已識字後即禁看淫書小說此種本屬子虛烏有少年誤認爲眞眩目蕩心最爲害事嘗稽察其背後借看搜出卽投之于火十二歲後父卽攜之同寢留心察其睡中動靜居常女婢僕婦奶子不論美惡老少概不許近只此一關能與牢守功名壽算終身受用不盡黃蓉乙養蒙編

程大中公晌性寛而斷中外相待如賓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必稟而行治家有法不喜笞扑奴婢諸子或加訶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公或有所怒必爲之寛釋惟諸子有過則不掩也曰子之所以不肖以母蔽其過而父不知耳 賢奕編

儉之一字衆妙之門無求于人寡欲于已可以養德淡泊明志淸虛毓神可以養壽刻苦自勵節用少求可以養廉忍不足于前留有餘于後可以養福 警心錄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于壁用盡則止東坡謫齊

安日用不過百五十以竹筒貯不盡者待客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年之道同上

今人飲饌務尚豐腆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入口無幾祗以厭飫諸僕從耳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為郡判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多不過七行酒沽于市果止梨栗棗柹殽止脯醢菜羹器用磁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食非羅列器非金銀不敢會賓客嘗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風俗頹敝

如是有世道之責者既不能禁忍助之乎　圍涂錄

東坡請客所設不過數品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寛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東坡集

空青先生論陽宅有三十六祥居家尚禮義一也子孫耕讀二也斗秤平準三也每聞紡織讀書聲四也少興造五也六婆不入門六也不蓄優僕七也和睦隣族八也門多士君子九也早完官稅十也庭除洒掃十一也閨門整肅十二也尊重師傅十三也宴客有節十四也無長夜飲十五也不延妓女至家十六也不狠藉用物

十七也女人不登山入廟十八也居喪循禮十九也交易分明二十也祭祀必恭敬二十一也卑幼凡事稟命家長二十二也故舊窮親在座二十三也閽人謙婉二十四也家人多服布衣二十五也不喜鬬訟二十六也不信禱賽二十七也不聞婦女聲二十八也不聚座談謔二十九也婚娶不慕勢利三十也寢興以時三十一也田宅不求方圓三十二也童稚能應對三十三也無博奕戲詈三十四也舟車什物能借人三十五也婢僕不搬鬬是非三十六也全者鬼神福之子孫保之不然

下手速修所謂移門換向趨吉避凶之眞訣也道廣集

丁淸惠公賓最寬厚有一門生好以刻薄謀產公貽書戒之曰產業將貽之子孫須得之光明待之仁厚斯可垂之永久若以產業爲寃業非惟爲子孫作馬牛直爲子孫作蛇蝎耳戒之戒之鑒往錄

費榮敏公家秤量無二致嘗刻銘于上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孫永如是其子孫世守之警心錄

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聲紡織聲葢聞讀書聲覺聖賢在他口中在我耳中不覺神融聞孩兒聲或笑或

泣。俱自然籟動天鳴。覺後來哀樂情致。較此殊途。聞紡織聲。則勤儉生涯。一室兒女。覺有豳風七月景象。最可厭者。婦女誶詬聲也。惡也。飲酒喧呶聲也。狂也。街巷談說聲也。譎也。妖冶唱歌聲也。淫也。與其聞此。不若聆犬聲于夜。靜聽雞聲于晨。鳴令人有淸曠之思。陸象山先生

先正有言。孝子一念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顧私。積之成純忠。廉官一銖不苟拾。積之成淸白。烈女一笑不聞音。積之成貞節。天下事皆起于微。成于愼微。微之不愼。星火燎原。蟻穴潰堤。吾畏其卒。故怖其始也。

賀逢聖致親友書

兄弟分居是人生最不忍言之事然亦多有勢不得不然者如食指漸繁人事漸廣各有親戚交游各人好尚不一統于一人恐難愜衆意各行其意又事無條理況妯娌和睦者少米鹽口語易致參差自度一家之中人人能學前人同居固是美事如或不然反不如分爨爲妥勉強聯絡久必乖戾 警心錄

侍郎孫公鏜云大司寇方崖趙公大佑乃祖廣德守次山公崇賢訓家甚嚴方崖髫年夜讀懷炭少許欲爲烘

足之用乃祖見之叱曰汝少年讀書當習勤苦乃爾不能耐寒耶如霜天雪夜朝臣待漏亦不免于苦寒耳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貴 厚生訓纂

人生須輟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敎子弟爲十年之計乃有可望故座有嘉賓家雖貧吾知其必興門無國士族雖大吾知其必敗 黃魯直

太子少保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親敎諸子久雨宅後古墻頹陷得錢滿缸奴婢喜走告鄭鄭焚香

祝之曰天益以先君餘慶憫妾母子孤貧賜以此錢然妾所願者諸子學業有成他日受俸此錢非所欲也亟命掩之。溫公家範

黃白之說固有是事乃大福德之人鬼神欲資其了道故以畀之亦非資其富貴也世之碌碌者妄意希冀信丹客虛誑而逃戀不已然不知非求之所可得也況得之未必能享耶借使有之彼丹客者豈不自珍秘而肯輕以與人耶其不可信明矣故俞玉吾席上腐談云破布衣衫破布裙逢人便說會燒銀若還果有燒銀術何

不燒些兒養自身又滁州魯訓導云肯將身後無窮術賣得人間有限錢吾見世之被此而敗家喪業者不少矣噫保合編

諺有之曰富貴怕見開花此語殊有意味言已開則謝摘可喜正可懼今有方値豐亨便生驕溢侈筵慶賞過飾婚喪伎樂聲容沸騰傾動僕器服食珍麗齊整勝絕鄉邦光映門戶却是花開矣夫無德富貴謂之不祥宜加省懼何用誇侈子孫有是亟爲斂抑差緩敗傾又若約而爲泰時屈舉贏則旦夕獲亡之道也四則編

頃見士大夫其先亦國朝名臣也家甚富而最吝嗇升斗之粟尺寸之帛必身自出納鎖而封之晝則佩鑰于身夜則置鑰枕下病甚將絶子孫竊其鑰開藏室發篋笥取其財其人後蘇求鑰不得憤怒而卒子孫相與爭匿其財遂致鬬訟雖其處女亦蒙首執牒自訐于公庭以爭嫁貲爲鄉黨笑蓋由子孫自幼及長惟知有利不知有義故也夫生生之資固人所不能無然弗求多餘多餘鮮不爲累矣使其子孫果賢耶豈粗糲布褐不能自營若其不賢耶雖積金滿堂奚益哉多藏以遺子孫

吾見其愚之甚也。溫公家訓

楊誠齋公夫人羅氏年七十餘居家寒月黎明卽詣廚作粥一釜徧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公啟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我矣按此卽陶彭澤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之意省身集

人家教子弟固是要事教女子尤爲至要葢子弟失教至長大讀書知世事猶有變化氣質之時若女子失教終身無可挽回大則得罪姑嫜敗壞風俗小則隳壞家

事貽譏親黨豈細故哉同善錄

賢不肖皆吾子爲父母者切不可毫髮偏愛偏愛日久兄弟不覺怨憤之積往往親沒而爭訟因之創業思垂永久全要此處見得明不貽後來之禍姚承菴家訓

娶婦務不如我嫁女務勝我二語傳爲美談然猶從世俗起見余謂總不若以孝友禮義爲主有此四德則和氣致祥縱使舉動簡樸兒女自然秀異失此四德卽令舉動豪華兒女必然癡蠢此締姻者不可不愼擇也姚氏家訓補

世俗好于襁褓童稚之時輕許爲婚亦有指腹爲婚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有惡疾或昔富今貧昔貴今賤遂致負信棄約連年致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尉嘗曰吾之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婚既通書不數月必成婚故終身無悔 司馬溫公

大觀中劒州羅肇在太學學有神祠甚靈每以前程事默祝一旦夢神曰子有罪宜即還鄉肇曰肇平生無過願告以得罪之因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爾肇曰家有兄弟獨罪肇何也曰以子習禮義爲儒者故任其

咎餘子碌碌不足責也輩既悟悔恨束裝亟歸同舍者訝之輩以夢告行未及家而卒今人惑于葬師之說惟欲預圖後蔭選期卜地延數十年不葬其親者尚其以羅輩爲戒哉感應錄

甫田林氏之先字用賓名觀者常遇一異人待之甚謹一日異人語公曰近見一嘉地葬之者公卿等于麻粟慮君福德未足以當奈何公曰吾德則薄但得此地而與吾宗人共之豈無一人足當之者異人歎曰即此一念福德固甚厚矣遂告之處公取族二十四骸與其親

偕葬焉後生子元美登進士爲撫州守孫曾俱官至尚書公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今子孫科第甚衆蓋公念及祖宗以光令緒篤愛一本全不以彼此爲異同仁孝感孚郎累世顯榮亦理之固然者嘉言便錄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夫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者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是乃驛儈賣婢鬻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夫之婚哉溫公家訓

貧人不肯祭祀不通慶弔斯貧而不可返者矣祭祀絕

是與祖宗不相往來慶弔絕是與親友不相往來名曰獨夫天人不祐 溫節孝家訓

遠邪佞是富家教子第一義遠恥辱是貧家教子第一義至科第文章總是兒郎自家本事 同上

家處窮約時當念守分二字家處富盛時當念惜福二字 承菴家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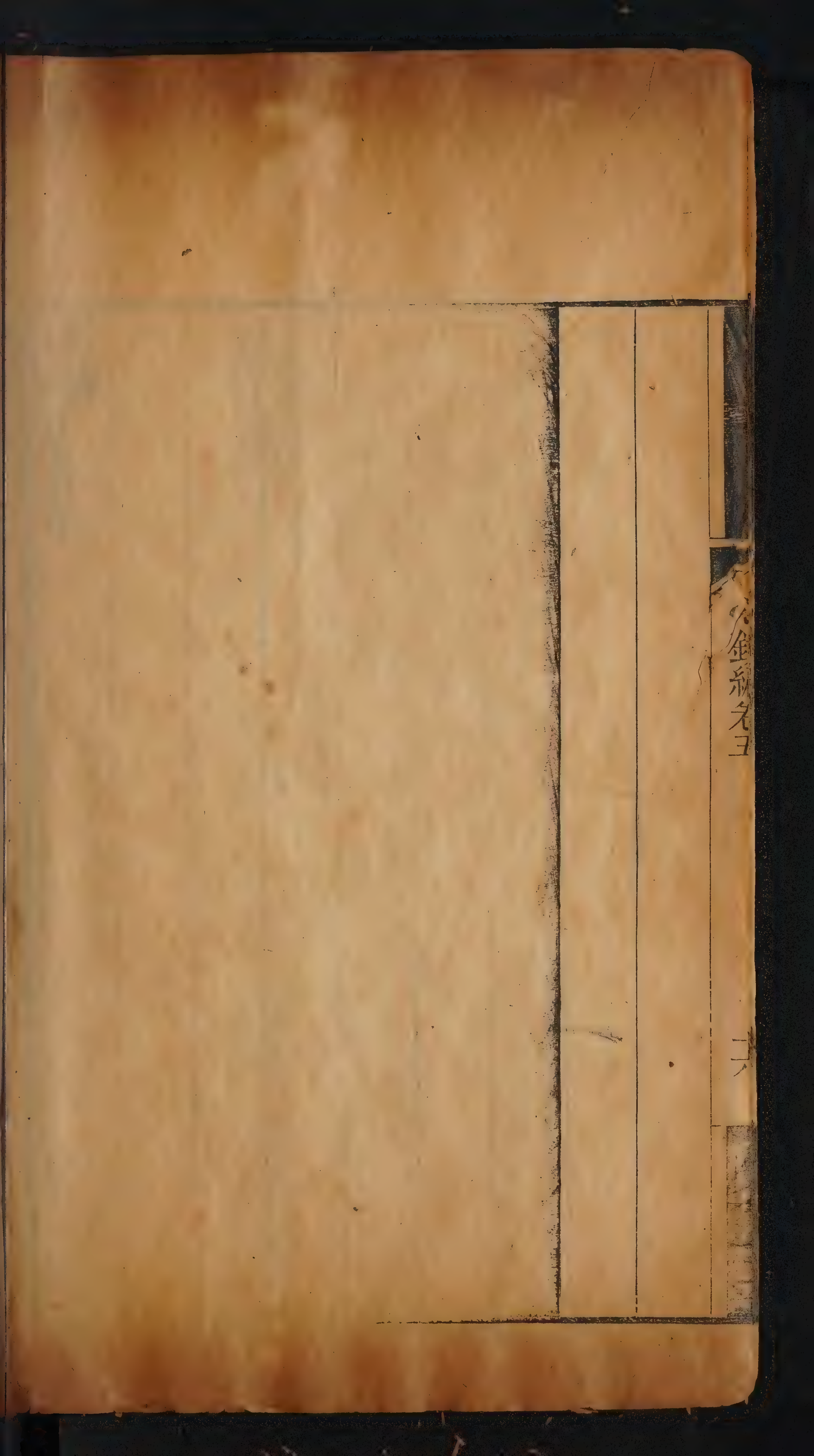
訟非美事卽有橫逆之加須十分忍耐莫輕舉訟卦辭中吉終凶不克等語最宜三復究之作事謀始一語則絕訟之本也 同上

今人酷信風水將祖先墳塋遷移改葬以求福澤速效不知富貴自有天數生者不努力進修而重責死者之蔭庇有是理乎甚有貪圖風水至傾其身家者曷不反而求之天理也可惑已同上

治家規範以清肅爲主凡宣淫導欲之事上行必下效斷不可躬自作孽致釀禍端姚氏家訓補

惠迪則吉從逆則凶此一生之風水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一家之風水也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此一國之風水也余不知

其他。白雲小言



心鏡編卷六

居官

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 政訓

天下國家當大培根本何以培之曰仁而已 薛文清公

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為學之要而為政亦在其中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工夫更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覺砥礪則平日志向鮮有不移奪而弛然日就頹靡者 王文成公

修已治人本無二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 同上

爲治之道必先除弊以悅民心然後興利以造民福蓋除弊以解懸民心卽喜興利便須用民財勞民力非得其心則民將生怨故二者當有先後然非眞知利弊之詳確則是非混淆以爲利而興之而不知其爲害以爲害而除之而不知其爲利或興除之際未得其法則弊隨生而害又起故又在于廣詢博訪取決賢知不專一己之見而求通輿論之公古人所謂合人情宜土俗不失先王之意者然後興除各當而德澤及于民矣厲臯錄

去弊當治其本本末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所暫快

而賢智之所深慮 薛文清公

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苟視民之寃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之不得其所者多矣以通下情爲急 同上

居官以清士君子分內事清非難不見其清爲難不恃其清而操切陵轢人爲尤難 小牕清紀

清貴容仁貴斷 張洪陽

周墀初爲相謂韋澳曰何以教我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同善錄

如問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成而生怒心不可因他言詞圓轉而生喜心不可惡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毁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　王文成公

徐有功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死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　德慧錄

先輩見人仕宦而廣求知己戒之曰受恩多則難以立

朝最宜詳味　雪溪錄

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縉紳以爲名言　賈文元公

善愛其身者能以一身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己之私而已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也　蔡虛齋

李景讓之母鄭氏曰士不勤而祿則災及其身雖婦人之言可謂居官怠職之戒　薛文清公

畢文簡公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識所至以嚴正稱然性

謙退嘗謂人曰僕仕宦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耳（灼艾集）

眞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于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必知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喫（鶴林玉露）

今人初釋褐作吏虛憍恃氣自負清廉動與上官齟齬此與孔氏之訓違孔子曰居下位而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又往往以後進凌先進齮齕一二死灰之鄉

紳以自鳴其猛此與孟氏之訓違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夫諂媚纖趨醜行也而事上亦自有禮博擊豪強美名也而處同袍亦自有體矜奮之士習氣用事最易蹈襲後悔何及沈氏弋記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伊川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一邑之長若能以事父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恐不歸于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堂廡箴銘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干請把持而撓時

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狠愎暴恣而貽人怨每見見任官多稱鄉官之豪橫而鄉官亦多談見任官之不韙皆不恕也吁可戒哉 省躬長語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 呂氏蒙訓

吳芾云與其得罪于百姓不如得罪于上官李衡云與其進而負于君不若退而合于道二公南宋人也合之可作出處銘 長者言

嘗讀易曰惟深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未識深字之義後

此節凡掌大任秉巨權者。每當事必須深謀遠慮。若事無巨細順口評論。則事未能行。而謀已露。鮮有不自洩露。而自取敗者。

觀歷代謀事者多以淺而致敗乃深悟其理唐德宗時李懷光自山東提兵赴奉天之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奸曰天下之亂皆若曹所爲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既而反爲杞等所譖不得入朝怏怏以叛身名俱喪梁王彥章爲招討使嫉趙巖張漢章之奸曰待吾成功然後入朝清君側趙張聞之曰吾輩寧死于沙陀不可爲彥章所殺譖而罷之宋濟王爲太子嫉史彌遠之奸呼爲新恩以爲他日貶之非新州則恩州也後反爲彌遠所廢夫此三人者功尚未成位尚未得肆口揚言

凡謀事。非知己者。切勿不可逢人便說。防有洩機者。須審而行。非陰險也。

當大事者。務必詳慎。遇事非知己者。切勿与其評議

以犯小人之忌安得而不敗夫小人者如虎狠蛇蝎吾力能除則除之否則避之而已安可先犯其毒以致斃哉昔郭子儀會賓客姬妾不離側盧杞至問疾獨屏之或問之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得志我族無噍類矣葢其慮患之遠如此雖然使杞聞斯言其爲怨毒不更甚乎舜當堯時未嘗言四凶之奸及其攝政則放而殛之孔子平日未嘗言少正卯之奸及爲司寇七日而誅之如天之有雷霆不可測也由是觀之深之時義大矣哉 讀書偶得

朱子謂欲求臨難死節之臣當于犯顏敢諫中求之愚謂欲求犯顏敢諫之臣當于難進易退中求之葢奔競之士專心利祿豈顧國家無論迎合取容即有時犯顏敢諫乃中有所恃寔是巧于進者如漢谷永杜欽之流是也惟淡泊廉退之士視爵祿如浮雲以身家爲外物其亦何所戀何所畏而不痛切言之哉漢汲黯唐魏徵近之矣同上

虞謙爲大理卿讞獄每加詳愼必得其平嘗謂人曰彼無憾我我無憾矣莎溪集

王梅溪十朋守泉日會七邑宰出一絶勸酒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黄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眞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于湘江亭勉以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知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諸宰皆感動二詩有萬物一體意爲民牧者宜置座右警心錄

黄梅汪益齋長子可受登萬曆丙辰進士初授會稽知縣瀕行益齋以詩送之云送爾江干酒一杯仙郎行上

越王臺好音寄我循良譽莫把民間一物來同上

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賈公黯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衍獨以生事爲問賈退謂公門下士曰黯今以文冠天下公不問而獨問生事豈以黯爲不足魁乎公聞之曰凡人無生事雖爲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今賈名列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爲顯官亦不問可知獨懼其生事不足進退皆爲廩祿所拘管耳賈爲歎服同上

士大夫不貪官不愛錢一無所利濟以及人畢竟非天生聖賢之意蓄潔已好修德也濟人利物功也有德而無功可乎 長者言

官雖尊決不可以人之性命佐已之喜怒官雖卑決不可以已之生平佐人之喜怒 同上

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讌諸曹有詩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爲愛黃花晚節香李彥平深敬此語嘗大書于壁以爲晚節之規 自警編

昔人有欲之官而惡其地之瘴者或釋之曰瘴之爲害

不特地也仕亦有瘴也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稅之瘴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攻金攻木崇飾車服此工役之瘴盛選妾姬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于此無問遠近民怨神怒無疾者必有疾而有疾者必死也昔劉元城先生處瘴而神觀愈強是知地之瘴未必能死人而能死人者常在乎仕瘴也慮彼而不慮此不亦左乎 讀書鏡

疏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溫公家範

楊伯起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嘗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勸之開產業公不肯曰使後世爲淸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可乎碩輔寶鑑

胡威父質父子淸謹武帝謂威曰卿孰與父淸對曰臣不如也臣父淸恐人知臣淸恐人不知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汞淸堂錄

范忠宣公知慶州歲大飢公請發倉賑濟郡守皆曰奏請乃可公曰人不食七日卽死今刻不待時矣奏豈能

及乎諸君但勿憂有罪我當自坐當日即發賑之所活無數公享壽考子孫榮貴名臣錄

寇萊公數短王太尉于上前而太尉專稱萊公之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每議卿惡太尉曰臣在相位久又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同上

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皆命輿至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召其親

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染吾死久矣皆慚謝而去始相親愛風俗遂變警心錄

明太祖名宋文憲公濂問廷臣臧否濂但言善者帝復問否者爲誰對曰其善者與臣交故知之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同上

湯潛菴先生云斌壬辰讀書中秘府君手書諭曰館職淸暇當肆力古學爲經世大業勿得優游曠廢有負遴選至意翰苑天下名賢所聚學問必有什倍汝者虛心領畧庶有進益仕路嶮巇從來可畏惟敬以修身儉以

養德名位素定不必預計古來賢豪只因脚跟不定隨風逐波失其生平甚可惜也 潛菴語錄

吳英問晦翁先生曰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爲威晦翁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墻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覆寔檢察于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爲心 警心錄

晦翁謂李思永曰衡陽訟牒如何思永曰無根之訟甚多晦翁曰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

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同上

任延拜武威守帝親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同上

撫民當寬束吏當嚴史稱劉寬以蒲鞭示辱謂之寬矣然使其無罪則蒲鞭可以勿施若罪所當懲而概以施之是廢法也袁安不治贓吏稱長厚矣如据摭疑似入人贓罪固不可若苞苴貪黷而概以貸之是縱奸也眞西山

今之法家惑于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入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耳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 朱夫子

熙寧三年四月朝廷始行新法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爲康節先生閒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先生先生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能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而去何益嗚呼先生

深達世務不以沽激取虛名如此謂先生爲隱者非也

警心錄

小人竊當事者之柄非必事事干涣欲行其說也但窺吾意向之所在時出以誇示炫露于人其言偶一中則人爭趨走我之柄遂爲所播弄矣當事者一嚬一笑俱慎之可也同上

楊慈湖知溫州自奉最菲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陸象山知荆門軍時曰簿書目數之間此姦貪寢食出沒之處故于錢穀事綜核不遺張子韶僉書鎮東軍

判官大書于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閒百姓罹無涯之苦讀此三言可悚然于清愼勤之不可須臾忘矣三魚堂集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父老衣粗衣冠白冠後來弔叔敖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膺吏民之任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已大而意益小祿已厚而愼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知斯三者一生之餘事

畢矣。鶴林玉露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警心錄

仁宗天聖間陝西旱蝗詔有持杖劫人倉廩者減其罪司馬光奏曰周禮荒政十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民獨于盜賊愈更嚴急今若明降敕減等斷放是勸民爲盜也百姓乏食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可使之自相劫奪今歲水灾已甚嚴以除盜而春冬之交飢民嘯聚且將不可禁

禦況降赦以勸之臣恐國家始于寬仁而終于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警心錄

富鄭公弼知青州值河朔大水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待缺寄居者皆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受賞出于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冢葬之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

受糧而歸凡活五百餘萬人上遣使勞公加禮部侍郎
公曰救灾守臣職也固辭不受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
郭中煮粥食之蒸爲疾疫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自
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同上
范文正公知杭州值歲飢公日出宴于湖山縱民競渡
召諸寺主僧諭以歲飢工價甚賤可興造殿宇又新厫
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其傷耗民財不惜荒政公乃
條敘所以宴遊興造者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
俾工伎貿易之人皆得仰食于公府荒政之施莫此爲

大旣而兩浙惟杭州宴然民不流亡 同上

宋謝瞻爲豫章太守其弟晦爲右衛將軍晦寵貴用事賓客輻輳瞻驚謂之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趨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爲業不願干預時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耶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晦果以叛誅 同上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曰吾百年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後經世變子孫竟不能守花卉蕪絕怪石名品俱爲洛城有力取去記所云

者。祗足貽達人笑范文正公在杭州時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計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吾屋也吾年踰六十來日無幾乃謀治第樹圃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居固易得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已而後爲樂耶吁觀二公之言後之仕宦者宜何所取法焉讀書鏡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爲

縣令所禮乃天台范理也文定深重之即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左布政或勸當致書范公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于理也聞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 蓄德錄

司馬溫公薦劉元城充館職因謂元城曰知所以相薦否元城曰某獲從公游舊矣公曰非也某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一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 尚論編

鄒志完浩爲諫官以諫立后事得罪謫新州其友田晝迎諸途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

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又曰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此言有助人百尺竿頭更進之力自警編

杜正獻公有門生爲縣令者公戒之曰子之材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無益于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生平以直亮忠信取重于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長吏之賢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烏得以伸其

志徒取禍耳子非欲子毀方瓦合葢欲求和于中也余謂子弟曰此言味做涉世語便是老鄉愿味做用世語便是古大臣 讀書鏡

新昌有士人某者少年負氣筮仕得岩邑瀕行謁梁石門請敎石門曰清愼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子力行之夫復何言士人曰雖然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而答之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而語曰石門議論平平爾越三年士人以不檢罷官歸里語人曰吾不敢再見石門先生 綠雪亭雜言

熊恭簡公平生清節一介不取其巡撫雲南平蠻公宴之日乃受金花彩段或者疑焉次年公還京兆有司領金花彩段貯庫始知公不肯以清病人也不然當日公不受誰敢受者與張乖崖納侍女事頗相類東谷贅言

唐相李義甫專横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死而憂及于親為不孝二者不能自决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也温公家範

羅文莊歸養仲子乞書謁選冀得南缺公曰數字不足

惜惜認義命二字不眞生平訓汝謂何乃有是言竟不許。蘅齋錄

江東有太守某者文雅風流頗著時名在郡二年遣吏攜數百金入京賂劉瑾求速遷苞苴旣入矣越數日劉瑾事敗伏誅太守亦以鑽刺落職初太守遣賂入京也尋慮事不諧悔之乃禱紫姑仙以決疑紫姑降筆曰幾樹甘棠種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霆怒擊冰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噫人之作僞行險而鬼神之不可欺也如此哉鶴林玉露補

宋璟治廣廣人爲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溢辭徒成諂諛耳今欲釐正之請自臣始譚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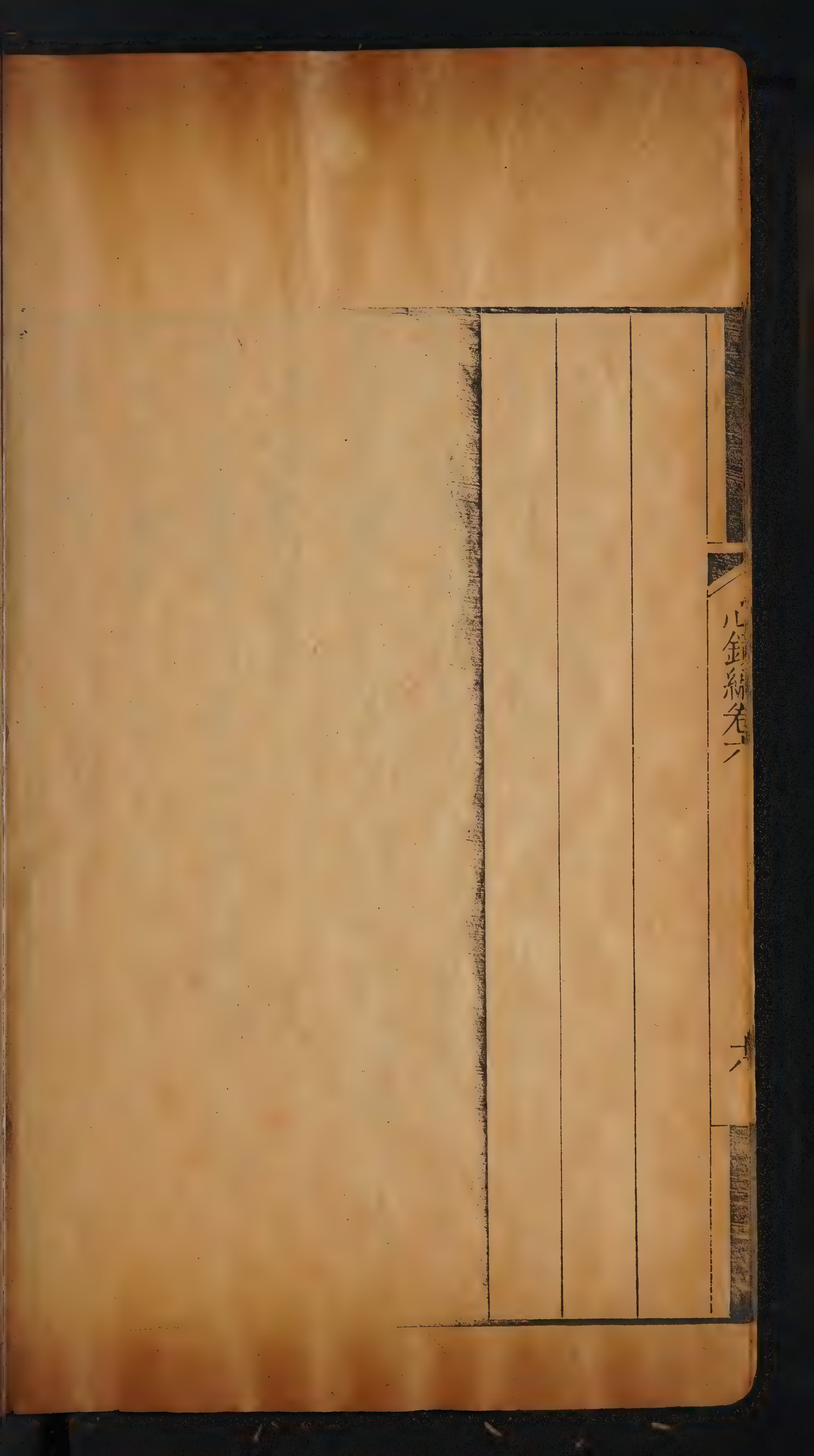
李審諸爲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遺量之賸三石問其故曰御史例不槪又問車脚幾錢答曰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賸米及脚錢因責審諸他御史皆有慚色李母以一婦人乃能如是足爲世法鶴林玉露補

浯人第一義要思做箇好百姓有資質能學問可便做箇好秀才又有造化能進取可便做箇好官然總做到

爲卿爲相却還要思是箇秀才是箇百姓乃可傳之子後鄉先生歿而不可祭於社成得甚事姚承菴家訓

居官居身原非兩截事然如居官而必求尊顯畢竟是兩截事嚴正邦白雲小言

晏子相齊擁蓋而出意常有以自下此其所以歷相三君而名顯諸侯也若一行作吏輒意氣自雄淩壓一切識者知其滿必覆矣謙與傲之分即福與禍所係可不戒哉可不愼哉吳百峰日記



心鏡編卷七

涉世

彊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遭其敵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家語

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列子

聖人亦是退一步法易經一書每到盛滿便思悔吝讀書錄

諸禍皆從忽起故人作事不可不慎同上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爲邪暗小人所

惑而易其所守　文清要語

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灑脫是養心第一法　書紳要語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羣行羣止看識見　省身集要

謙美德也過謙者多詐嘿懿行也過嘿者藏奸　名公訓纂

甚喜中勿許人物甚怒中勿答人簡　同上

人好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吾以理屈之　景行錄

薛文清云分外之事一毫不可預誠哉是言也 衡門錄

君子論事當先去有我之私一動于我則此心已陷于邪僻雖所論盡合于理亦既忘其本矣 王文成公

古人作事從本上作所以簡要後人作事無本受多少煩苦費盡心力作事不得 胡敬齋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皆當以慎重處之 薛文清公

或問張無垢曰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 尊生八牋

天下事斷非意料所能及費心思何用惟順理而行置成敗得失于度外可也衡門錄

操守欲正器局欲大識見欲遠張無垢先生

膽欲大見義勇爲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尊生八牋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當熟觀而深考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乎時宜文清公

莫因事變之來便倉皇失措先定已之心心定自有區處憬然錄

雷電風雨參差交動于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于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　文清公

處已于暗處物于明暗能燭明處已于明處物于暗明於我何有　省身集

關尹子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服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少言者不在辯而在訥服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短少智者不爲人所勞少能者不爲人所役　淸修妙論

屈已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　景行錄

誠寔以啟人之信我樂易以使人之親我虛己以聽人
之教我恭己以取人之敬我自檢以杜人之議我自反
以息人之罪我容忍以受人之欺我勤儉以補人之侵
我警悟以脫人之陷我奮發以破人之量我遜言以免
人之詈我危行以銷人之鄙我靜定以處人之擾我從
容以待人之迫我游藝以備人之棄我勵操以去人之
汚我直道以伸人之屈我洞徹以解人之疑我量力以
濟人之求我盡心以報人之任我弊端切須勿始于我
凡事無但知私于我聖賢每存心于無我天下之事盡

其在我 司馬溫公我箴

或曰人情叵測殊難處以予言之人豈眞難處哉但能儉約而有惠庶不爲人所怨慈和而有威庶不爲人所狎簡直而有禮庶不爲人所厭嚴毅而有容庶不爲人所忿渾厚而有斷庶不爲人所欺含蓄而有量庶不爲人所忌故九夷雖陋君子欲居豚魚無知信猶可孚人豈眞難處哉 省躬長語

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共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恭也臨財而不見屬者吾必不信也 日益編



涉世應物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猶行草莽中荊棘之在衣徐行緩解而已所謂荊棘者何心哉如是則方寸不勞而怨可釋 林和靖省心錄

蔡虛齋曰處今世亦自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 吾學編

聖人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己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 王文成公

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待己之道也天下之善不必自

已出此待人之道也廣善錄

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否并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燒縱使即能去惡亦已病矣况傷于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無忿疾于頑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皆當深味文清公

或問寡怨有道乎曰君子不辱人以不堪不媿人以不知不傲人以不如不疑人以不肖故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小牕清紀

接物大宜寬宏如行曠野而有展布之地不然太狹而

無以自容矣故曰長者之懷汪洋而無涯偏人之情刻覈而繁瑣　文清公

誠無悔恕無怨和無仇忍無辱　景行錄

心誠色溫氣和詞婉必能動人若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合不可急求其合覺人之詐不形于言有無限意味　尊生八牋

言欲遜遜免禍行欲嚴嚴遠侮　孫公家訓

恭而不近于諛和而不至于流事上處下之道要當渾厚中有分辨者在乃可　薛文清公　同上

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其庶矣乎 灼艾集

與人相處雖貴情意相投形跡相忘然亦不可狎昵太甚如齒有長幼還當序齒分有尊卑還當分明內外男女之間還當有別笑語戲謔之言還當有節勿攻訐人陰私勿故犯人忌諱斯嫌疑旣遠而可與久處也 胡師蘇

每燕會交接之間或人品不齊行檢有玷或相貌不全或今雖尊顯而出身本微或先世昌隆而後裔流落以

類推之人之所忌諱甚多用心檢點一番切勿犯人所忌令其愧憤亦君子長者之厚道也 省身集要

薛文淸曰小人不可與盡言 慎言集訓

韓非子曰事以密成語以泄敗 同上

人爲事遂志不可輒喜有不遂志不可遽憂其中禍福難知故也 省約書

常見人于極尋常事處置得宜便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

從改名言

昔人謂人世爲塵海仕途爲宦海以喻險也嘗觀雲間顧公剩語爲之三復語曰天下之險有五而至險不存焉一曰塗險二曰山險三曰水險四曰物險五曰兵險五者之險猶可測也惟天下有至險羊腸蜀棧不足以喻其艱太行秦嶺不足以喻其峻呂梁孟門不足以喻其深封狐雄虺不足以喻其毒快簇利刃不足以喻其害鬼蜮爾形魍魅爾心設機置穽變詐橫生蜜口劍腹貝錦聚蚊笑中有刀膾裏藏兵譖人若潤膚愬切身轉眼啟釁覆背無親嗟哉險乎惟人心之不平可奈何哉

雖然嘗讀易而得之需言險在前也習坎言重險也聖人皆以有孚勉之至于中孚又以利涉與之然則吾儕涉世其安身立命之道固有在哉他非所宜計矣 新知錄

象以牙而成擒蚌以珠而見剖翠以羽而召網龜以殼而致亡雉以尾而受羈鸚以舌而取困麝以臍而被獲犀以角而就烹金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故驍勇之士多死于鋒鏑聰明之士多敗于壅蔽各因其所長而禍之也君子慎毋以炫露而招損哉 什類書

狎侮戲謔之來處之者惟不答而已矣所以不答有二

道我有所以招之者則內自反而更之無所以招之者受之如弗聞也令彼有知當慚而自止設其無知意亦浸消最樂編

小人不必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與校如校之則自小矣韓魏公

人所喜者是便宜人所惡者是喫虧詎知天道自有總算盤在每見占便宜一世子孫即被人侵欺甘喫虧半生自己忽一朝發達冥冥中不由人算如此葢淺言之

爲喫虧精言之即顏子之犯而不校孟子之三自反也故前人有喫虧歌勸世最善宜書一通粘之屋壁以便省覽吳百峰日記

輕財足以聚人律已足以服人量寛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最樂編

或問張無垢先生曰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是其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同上

君子之于人當于有過中求無過不當于無過中求有

過。程子

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要他人盡快我意。朱子

小人當遠之于始。一飲一食。不可與作緣。非不我恨也。泛然若不相識。其恨淺。若愛其才能。或事勢相借。一與親密。後來必成大讐。格言錄

居鄉及在旅。不可輕受人之恩。方吾未達之時。受人之恩。常在吾懷。每見其人。常懷畏敬。而其人亦以有恩在我。常有德色。及吾榮達之後。徧報則有所不及。不報則爲虧義。故雖一飯一縑。亦不可輕受。治心編

吳五亭諸物句云絲素斯易汙璧白斯易玷纖醜固難泯包含貴無儉尤叢惡介特謗沸忌先猷罔使習脂韋寧遽裂行檢春風吹油油遇者各屬厭 補閣集

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太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 最樂編

處大事只消得安詳二字雖兵貴神速也須從此二字做出然安詳非遲緩之謂也從容詳審養奮發于凝定之中耳是故不閒則不忙不逸則不勞若先怠緩則後必躁急十行九悔何得謂之安詳 同上

此節人人皆宜體會而用之

塞上翁馬亡入胡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有駿馬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其子騎折髀人弔之翁曰又安知非福乎後兵出丁壯者戰死其子以折髀得免君子謂塞翁識倚伏也　淮南子

或問書云有容德乃大言有量也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言有勇也然則量之與勇將奚從乎愚曰凡橫逆之來祗逮我躬者固當宏量以容之如藺相如謹避廉頗之辱李沆不校狂生之訕呂蒙正不問朝士之名可也若事干天常人紀之大當裁之以義豈容

姑息如舜之誅四凶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誅少正卯漢高祖之斬丁公是皆發于義理之勇也謂之無量可乎苟徒以姑息爲事不知以義裁之小如胡廣馮道之頑鈍無恥大如魯莊公宋高宗含垢包羞忘父兄不共之讐是皆見義不爲無勇也謂之有量可乎易曰包荒用馮河包荒量也馮河勇也知易之道其知勇與量之用乎 綠雪亭雜言

嘗觀山勢高峻直截者即生物不暢茂其合輳迴環者則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則水急而魚鼈不畱淵

潭深則魚鼈之屬聚焉人之峭急淺露者必無所積蓄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寛緩深沈者則所蓄必多于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靜有力而事必成噫觀山水可以觀我矣 薛文清公

工于謀者有術中之隱禍詳于禁者有法外之遺奸風林無寧翼湍水無縱鱗奸宄之熾皆緣禁網之嚴罅漏之多每由防範之密故聖人寧受不足之名而推其所餘以遺後人不忍盡用其術以求多于天下 龍川子

嘗于寺壁見一詩云漫誇李白與劉伶荷鍤騎鯨得令

名肯許二公偏喜酒只緣世事不宜醒愚謂不宜醒者君子處世之微權也而常醒醒者君子處身之大法也

新知錄

凡人語及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尚論編

君子不可以已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不齊物之情也蕞爾之軀豈能事事而長哉必欲炫已長而露人短則跬步而成讐矣何也諱莫諱乎已之短樂莫樂乎

人之掩其短彼既揚吾短矣不憾者千百人中一人耳然則言人之短者可謂之種禍 省心錄

成回學于子路三年回敬謹益甚子路問其故對曰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豹之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此身若在安知其免禍也嗚呼世之忘傴僂之恭肆偃蹇之傲者多矣如成回者幾人哉 妙明子

張飽颿于大江馳駿馬于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吾嗤樂莫大焉 省心詮要

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之是聽于是小試洲渚之間所向莫不如意遂以為盡操舟之術遽謝舟師椎鼓徑進亟犯大險乃四顧膽落墜槳失柁然則名今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倖乎　名喻

天之將明必倏晴而後明火之將滅必霎明而始滅花果木將死先一年必繁華而盛寔其氣始脫惟人事亦有之倏晴者非所憂倏明者不足喜盛之極者衰之兆也凡事須退一步方可為修身齊家之要道　鶴林玉露補

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為之加喜雖謗

毀之侮慢之亦不爲之加阻　薛文清公

韓魏公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又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不遇則可以免禍者其唯晦乎　自警編

人有偶爾之戲言無心出之有意聽之無稽之談信爲寔事遂生意外之嫌疑致釀無端之奇變皆此一言之戲啟之也故曰凡戲無益　嚴西齋剩語

凡與人遇宜思其所最忌者苟輕易出言中其所忌必謂有心譏誚痛恨切骨矣書云唯口出好興戎慎之哉

今人但說人不是責人無禮余嘗謂反之卽爲道且問我所以待人者何若 同上

予嘗不得已與世俗人同處猥屑紛瑣藉藉于前予浩然自適或終日不發一言若不見有一人不聞有一語也者向以爲殊得和而不同之旨今而知其不可也蓋傲也斯人吾與因其機節而利導之不亦可乎 嚴逸山集

心鏡編卷八

愛物

程伊川養魚記云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食猫見其㖔沫也不忍因擇其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小者如箸支頤而觀之戚戚焉吾之感于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教禁數罟不得入洿池魚不盈尺不中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則吾人之樂其生遂其性宜何如哉魚乎魚乎細鉤密網吾不能禁之于彼炮燔咀嚼吾得免爾于

此也。警心錄

蘇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特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豬羊。然性嗜蟹蛤。恒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殺一物。有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即使不活。亦愈于烹煎也。非有所求覬。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雞鴨在庖廚。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厚德錄

曹武惠王彬。宋名將。勳業無比。嘗曰。吾為將殺人多矣。

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敝壞子弟請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仁心愛物葢如此日益編

宋錢唐張奎就溪剖魚魚跳躍奎撲捉傷指痛曰我傷指尚不可忍魚遭烹割其毒何如遂盡放去後不復殺生懼生錄

每見產難之家殺生保救是以油救火其火愈熾經云宿無寃債者頃刻生下若是寃家不卽分解皆殺業所感也夫畜生尚不可殺況忍淹死兒女乎一葦集

黃魯直謂東坡曰某適到市橋見生鵞繫足在地哀鳴不已得非哀祈于我耶買而放之東坡曰某昨日買十鳩中有四活即放之常買魚以水養之活者便放魯直曰善哉因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原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痛苦從他受肥甘為我須莫教閻老判自揣看何如坡愀然曰我猶未免食肉安知不被閻老之責乎 同上

佛言五戒以殺戒為首佛言五業以殺業為首楞伽經云若能悉捨不食是眞修行堪受一切人天供養若于

食肉未能盡斷願且以漸次方便除去殺心先不食四等肉一者曾見殺則不食二者曾聞殺則不食三者人爲我殺則不食四者家無事殺則不食如是而戒旣不廢常食且于衆生無殺害意一身旣戒則一家必不殺一家不殺則一鄉必漸效之其爲功利不可限量佛語無虛理又明白仁人君子幸垂聽無忽 俞偉撰

世儒語不殺生則必斥爲佛教是亦未考于聖人之訓也禮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不殺則有故而殺者無幾矣孟子曰見其

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夫見殺聞殺不食則不出見聞而食者亦無幾矣孰謂聖人之教全不戒殺乎 胡廬山

牛代人耕息不遑喘犬代人守睛不遑轉牢字從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可免 姚龍懷

聖王不能絶人之不血食然取之以時用之有度蒐苗獮狩之外不得禽荒又禁麛卵殺胎殀夭覆巢昆虫未蟄不以火田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無非愛物好生存惻隱之心耳 同善錄

宋哲宗元祐元年程頤爲崇政殿說書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頤進講之暇問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嘗憑檻偶折柳枝頤正色曰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當輕有所折以傷天地之和帝頷之宋史

程子與客語爲政先生憮然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以養無用之牛乎先生曰子之言知計利而不知

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乎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虫之災皆不善之致也警心錄

道流作醮事竟必謝將大者殺羊豕小者具三牲其說酬將之護壇場也不爾且得罪夫將其他吾不能知只如雲長公之大義天植王元帥之赤心忠良彼豈以區區口腹故反加禍于修功德之齋家也有是理乎敢以告夫明理之士君子竹牕二筆

放生功德不必究竟生命得全即一放頃已得圓滿菩提勝果譬如重囚臨刑暫釋還獄明知異日無得生理

而喜今日之不死彼物得放亦復如是何况機緣漸熟檀信響應廣作勝事咸生歡喜漁人破網弋師投弓轉業世界成清淨土皆由于此李長蘅

刀兵之難在于人道或數百年一見或數十年一見至于畜生道則無日不見普天之下一遇雞鳴卽有無量狠心屠戶手執利刃將一切羣獸奮然就縛爾時羣獸自知難到大聲跳躅動地驚天救援不至各各被人面羅剎裂腹刺心抽腸拔肺哀聲未斷又投沸湯片刻之間閻浮世界幾萬萬生靈頭足異處骨肉星羅積其尸

可以過高山之頂收其血可以赤江水之流覽其狀慘于城郭之新屠聽其聲迅于雷霆之震烈如是所造無量惡業其端皆爲吾等食肉所致則食肉之罪招報亦不輕矣世人云人既殺而我食之我無罪焉嗚呼食其肉而誘罪于屠家其能誘乎故卽不能持齋茹素而于物類少食一件亦免一件之罪諺云一日持齋天下殺生無我分誠哉是言也 文文肅公

富貴人最易作善亦最易作孽有其力有其位有其智三者皆惡業貲糧也至若一餐數百命貧賤人無此業

意未至而先意承志者代爲殺貧賤人無此業是以往昔高賢惻然戒懼隨在設放生之河不時懸禁屠之榜至圍山而獵竭澤而漁尤爲申嚴號令禁止殺機誠恐事權既去縱有善願而無善力耳普願當道仁人身先四民而風之以好仁之德功德更不可思議矣 王弇州

良辰美景人逢之而色喜物遇之而心傷人于此時歡欣暢飲物于此時魄震魂飛人于此時骨肉團圝物于此時母離子散人于此時飾衣服賀新禧珍羞羅列物于此時血淋漓腸寸斷肝腦沙塵故節日殺生第一殘

忍者之所爲也試于操刀之頃驀地回光一照雖嘉穀在御當必黯然神傷矣　袁了凡

杭俗歲暮祀神大則封羊蒸豚次則用豬首雞魚之屬予未出家時持不殺戒乃易以蔬果家人雖三尺童子無不愕然以爲必不可予燃香秉燭高聲白神云某奉戒不殺殺生以祭不惟某之過亦非神之福然此意某一人獨斷其餘皆欲用牲倘神不悅凡有殃咎宜加予身若濫無辜非所謂聰明正直者家人猶爲予危之終歲合宅無恙遂爲例　蓮池大師竹窗隨筆

天地生物以供人食如種種穀果蔬菜水陸珍味而人又以智巧餅之餌之鹽之醡之烹之炮之可謂千足萬足何苦復將同有血氣同有子母同有知覺覺痛覺癢覺生覺死之物而殺食之豈理也哉尋常說只要心好不在齋素嗟乎戮其身而啖其肉天下之言凶心慘心毒心惡心孰甚焉好心當在何處 同上

世人恣意殺生廣積寃業姑計逃執指示七條開列于後餘可類推一日生日不宜殺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已生始誕之辰乃母命垂亡之日是日也正宜戒殺持

齋廣行善事庶使先亡考妣早獲超昇現在椿萱增延福壽二曰生子不宜殺生凡人無子則悲有子則喜不知一切禽獸亦各愛其子慶我子生令他子死于心安乎夫嬰孩始生不爲積福而反殺生造孽亦太愚矣三曰祀先不宜殺生亡者忌辰及春秋祭掃俱當戒殺以資冥福夫八珍羅前能起九原而使之食乎無益而有損智者不爲也四曰婚娶不宜殺生世間婚禮自問名納采以至成婚殺生不知其幾夫婚者生人之始也生之始而行殺理既逆矣又婚禮吉禮也吉日而用凶事

不亦舛乎五曰宴客不宜殺生良辰美景賢主嘉賓蔬食菜羮不妨清致何須廣殺生命窮極肥甘笙歌饜飫于杯盤宰割寃號于砧几嗟乎有人心者能不悲乎六曰祈禳不宜殺生人有疾病殺生祀神以祈福祐不思己之祀神欲免死以求生也殺他命而延我命逆天悖理莫甚于此七曰營生不宜殺生世人爲衣食故或畋獵或漁捕或屠宰牛羊犬豕等以資生計我觀不作此業者亦衣亦食未必凍餒也殺生營生神理所殛以殺昌後百無一人種地獄之深因受來生之惡報何苦而

不別營生業乎我勸世人不能喫齋且先戒殺戒殺之家吉祥種種若更能隨力放生不但增崇福德必且隨願往生永脫輪迴入不退地諸仁者有緣便請回心莫生疑悔 蓮池大師戒殺七條

千百年來碗裏羹冤深如海恨難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聽屠門半夜聲 願雲禪師

不信放生者從惡道中來餘殃未盡未當解脫故爾頑暗夫有福之人然後能聽種福之語能行種福之事彼之憒憒乃福薄使然也 袁中郎

放生一節惟行于所見而可若必欲放如常熟粘鳥者初止四人一聞嚴養齋有放生之意粘鳥者至二十餘人是所取逾于所放也何爲哉 姚承菴家訓

客有難者曰天生百物以養人不食何爲答曰上帝好生人與物同一生也豈忍殺彼以養此且天生五穀及蔬果所以養人者甚備何必殺生人有絶穀食而死未有絶肉食而死者是知肉食非天意也客又曰祭神宴客非特殺何以明敬曰聰明正直之謂神但鑒誠心不貪血食易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寔受其福知

祭享不在犧牲也至於素食之家賓客亦相體諒菜羹蔬食可致殷勤何須廣殺生命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知燕飲不在羅列也客又曰天下殺生者甚衆一人持戒所救幾何曰勸人同戒其功固普即衆人殺而我獨戒留天地一綫生機于物未嘗無補客曰所放之物被人捕去奈何曰捕者自捕放者自放既放之後未必即遭捕去就令復捕目下則已得生若謂放之旋捕之不如不放試問被執將殺之人願放而緩須臾之死乎抑不願放而就戮乎願放而冀徼

俾于不死乎抑謂放去亦死而不如不放乎察人之情物可知矣客又曰佈施貧窮修橋砌路功德豈不勝放幾百千萬禽鳥鰍鱔耶曰因果各以類應布施得富饒不殺得長壽縱使廣修萬福不斷殺生者雖後世得富貴報必短夭折多諸疾病有福不能享矣客曰吾待五六十歲然後戒殺修行似未爲晚曰爲善終身而不足爲惡一日而有餘自幼殺生直至五六十歲殺業已深已重後雖修行恐亦難洗前業況人生不及五六十者甚多卽至五六十而究不肯修行者亦多也吾其如子

何哉　警心錄

屛山西溪爲居人放生處主之者履菴先生佐之者吳赤一而金客生實勤其事是其爲心皆所謂與天地合德者也客生疑是言大而近夸余曰是不然設一物于此命懸于刀俎矣而子惻然欲生之此與天地生物之心有異乎而此一物之方罹刀俎也忽遇子而脫于難此與受生于天地有異乎故謂子之心不盡如此一心之與天地爲一也則可謂此一心之非天地之心也則不可謂物物之于子不盡如此一物之以子爲天地也

則可謂此一物之于子不以爲天地也則不可然則子無疑于此一心之非天地之心也其亦盡子之心使盡如此一心之與天地爲一也則幾矣子又無疑于此一物之于子不以爲天地也其亦使物物之于子盡如此一物之于子而以爲天地也則幾矣旣以語客生遂退而稽于古訓以辨疑廣善云嚴逸山集

人心辭讓是非羞惡半由名教薰習而成惟是性命相關處從根蒂發來故惻隱心最眞最切孟子言遠庖廚以全不忍余獨請近庖廚以驗不忍試一身臨刀几之

旁慘痛萬狀鼎俎在前能下咽乎今習俗已慣卒難屏除請先約之以禮會禮君大夫士無故不殺所謂故者祭祀與賓客耳末世祭祀簡畧惟以享賓爲大故而浸淫及于無故之故靡日不殺以爲固然夫一舉十有二物天子之俎也日饋雙雞國君之膳也而今尋常燕會皆有之此何禮哉語云食者甚甘死者甚苦以苦博甘甚可憫痛況數巡之後一飽之餘目饞胃憎舌廣腸窄往往飲止碎唇肉不滅齒雖蘭殺玉饌無異腐餘又何苦捐衆生之命而供一人不甘之口哉吾今與里社約

宴尊賓不得過十器常日款客不得過五器不拘月日地方遇卽放生庶由禮食漸返古先錢浩川

客瓜署時鼎俎所供不越腥羶一日忽得食雀座客嘆美不置余惻然久之憫此微軀亦供一筯因徧買放之覺生意滿目可樂因綴放雀行以貽座客詩曰江城刮屋西風作簷隙啁啾哼寒雀飛飛不越叢薄間上著黃帔下鐵脚羽族此爲最瑣細官廏頗解恣饞啄一枝罔顧艾如張十步已教遭急縛殊異山陰紙換鵞敢比崑山玉抵鵲居然入饌涵魚熊也佐黿羹並雞臛盤筵却

喜少腥膻肥脆翻憐耐煎熯老饕只愁放箸空橫嚼何由快滿壑頗憶家園穫稻時率場穿屋無人捉飲飛飲啄何優游決起搶揄矜跳躍腐儒對此忽心惻翩翩重惜毛羽弱小物何亦判安危開籠放雀如放鶴銜環敢望報德厚鍛虆每歎生機薄智昧三嗅良足悲網開一面亦云樂鳥獸狘獝疇使然四海謳歌須咸若抽毫覓句句不來注目空江企寥廓　吳五亭補閣集

苓山放生社引曰乙酉秋冬之間殺氣駢塞苓山者邑之荒墟也且不免山之人疾蹙相告曰傷哉造物者其

將以吾徒爲犧爲醢爲膾爲鮓耶何其厲也子曰予以
爲人之愛生有異于物之愛其生乎凡今之人顧日取
古所稱並育不害者而犧之醢之膾之鮓之亦嘗反而
自省曰吾實不仁矣乎則將曰我貴而物賤彼固可犧
可醢可膾可鮓乎夫人貴于物于是取天下之物而犧
之醢之膾之鮓之卽不曰此人之過然則天尤貴于人
于是乎假手焉而取天下之人而犧之醢之膾之鮓之
獨可曰此天之過乎嗚呼至于今日而爲犧爲醢爲膾
爲鮓之苦斯人其亦知之矣顧猶勿省其將倖免于天

之所犧所醯所膾所鮓也庸可得乎苓山之人聞斯言也油油然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山之高僧戒公又從而勸相之使各出金錢一月一會以救物之危困殘傷而莫必其命者今而後苓山之人其永永勿爲犧爲醯爲膾爲鮓矣達此意于邑于國于天下天下之人其永永勿爲犧爲醯爲膾爲鮓矣巖逸山集

心鏡編卷九

樂天

程子曰達理則樂天而不競內充則退讓而不矜薛文清公

人有以自樂則窮通爲一同上

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爲甚俗以爲樂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淸欲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飲食紳言

一生做人要訣被孟子一句道盡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衡門寤言

予在湖南一日山行午飲農家見其壁上有詩意甚警策第不知作者爲誰或曰晦翁詩也其一曰鵲噪未爲吉鴉鳴豈是凶人間凶與吉不在鳥音中其二曰耕牛無宿草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其三曰翠死因毛貴龜亡爲殼靈不如無用物安樂過平生其四曰雀啄復四顧燕寢無二心量大福亦大機深禍亦深綠雪亭雜言

蘇東坡詩曰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邵康節詩曰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閒雖居

人世上却是出入間此語可爲知進不知退者之戒 自警編

樂處酣歌時光容易過苦處奔波早晚偏難度世界號婆娑苦樂平分破佩玉鳴珂生辰不似他戴笠披簑安閒不羨他別人騎馬我騎騾更有徒行箇日月疾如梭天地旋如磨也非故意相催促

覆轍翻舟那箇曾回首大劍長矛那箇曾丟手無數世間愁憑著人承受拜將封侯是英雄釣鉤按簿持籌是愚夫枷杻休題能向死前休更算千年後步步使機謀也要天公湊行年五

十會參透　皂帽絲縧一第猶難料紫綬緋袍一品猶嫌小量盡海波濤人心難忖著翠養翎毛為誰頭上好豕養脂膏為誰腸內飽千尋鳥道上雲霄何必多經到平地好逍遙高處多顛倒世人只是回頭少　畫棟雕梁推收紙半張綠鬢紅粧消殘淚幾行此事本尋常漫說多魔障百草芬芳須防秋降霜萬木萎黃須逢春再陽假如傀儡一登場多少悲歡狀旁人費忖量兀自生惆悵不知刊定傳奇上　南陌西疇是兒孫馬牛趁舞秦謳是歡喜冤讐萬事總悠悠勞生何所求一簇眉頭

算前又算後三寸舌頭說強又說醜饒君一日可千秋
空落得多僝僽青山暗裏遊玄牝空中守羲皇一夢君
知否　麋鹿山邊終日防弦箭鸚鵡簷前終歲愁猫犬
身在畏途間頃刻憂機變恩愛纏綿多成佹恨緣涕泪
流連多因歡喜緣白駒過隙難留轉何苦又加鞭靈臺
一寸間簇起冰和炭任教世事如電閃　鐵鎖重關財
寶終須散玉液金丹遲速難違限但放此心寬萬事從
天斷不坐蒲團西方掉臂還不帶蓮冠南華合眼看人
間苦海黑漫漫送盡聰明漢飢來粥與饘睡要床和簟

此外不須多纏綣　百蘗黃虀須了今生事一縷紅絲須是前生繫人生有推移總是天安置智似靈龜何嘗脫死期巧是蛛蜘何嘗不忍飢命通若在四更時夜半猶憔悴千年薦福碑九日滕王記勸君且等時辰至你會使乖別人也不呆你要錢財前生須帶來我命非我排自有天公在時該運該人來還你債時衰運衰你被他人責常言作善可消災怕沒福難擔戴對鏡且開懷見怪何須怪一任桑田變滄海　王荊公詞

居之安貧爲福萬事分定要知足粗衣布襪山水間放

浪形骸無拘束好展卷愛種竹花木數株喜淸目滌煩襟遠塵俗靜裏絲桐下指熟渴烹茶飢煮粥雅淡交游論心腹中則正滿則覆推己及人人信服不妄動不問卜衣食隨緣何碌碌遇飲酒一歌曲歡會無多歌再續常警省念無欲世事茫茫如轉軸人生七十古來稀百歲光陰眞迅速對山青依水綠造物同遊何所惡及時勉勵樂餘年一日淸閒一日福 眞素齋錄

唐子畏勸世歌云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少年後除老中間光景不多時更有炎凉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

過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須滿把金樽倒朝裏官多做不盡世上錢多賺不了官大錢多憂轉多落得自家頭白早請君檢點眼前人一年幾度埋芳草草裏高低多少墳可憐一半無人掃警座新書

心安茅屋穩性定菜根香世事靜方見人情淡始長明心寶鑑

但看花開落不言人是非邵堯夫

無求到處人情好不飲從他酒價高明心寶鑑

宦情太濃歸時過不得生趣太濃死時過不得甚矣有

味于淡也長者言

人有一字不識而多詩意一偈不參而多禪意一句不濡而多酒意一石不曉而多畫意淡宕故也岩棲幽事

拙之一字免了無千罪過閒之一字討了無萬便宜警心錄

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不無妒念彼自處順于我何關我自處逆于彼何與究竟思之都是自生煩惱天下事大率類此長者言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即有憂患不如意事小兒叫

號皆有不平自幼至少自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人天下仰羨之若神仙而其不如意處亦與貧賤者無異特所憂患事異耳故謂之缺陷世界葢人生世間無足心滿意者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可少安矣蟾心編

吾輩學道須是打疊教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愠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顏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咏歸之樂曾參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草弄月吟風傍花隨

柳之樂學道而至于樂方能眞有所得大概于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失看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又是如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採菊東籬揮杯勸影樂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屧春風泥飲田父樂矣而有眉攢萬國之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眞憂亦惟賢者而後有眞

樂樂不以憂廢憂亦不以樂忘　鶴林玉露

陸放翁燕居日課云以書史爲園林以歌咏爲鼓吹以理義爲膏粱以著述爲文繡以誦讀爲菑畬以記問爲居積以前言往行爲師友以忠信篤敬爲修持以作善降祥爲因果以樂天知命爲西方　眉公秘笈

丁鴻問于龍門子曰君子何以處貧也龍門子曰安之曰安之未能也請問其次曰忍之曰忍之之道奈何曰茅茨土階視如華榱飛翬之麗柴車蹇乘視如文茵飛黃之良垢裘敝屣視如繡裳朱舄之華藜羹糗飯視如

五鼎八珍之美醜妻惡妾視如毛嬙西施之艷則羨念不生矣是忍之之道也忍之久則自然矣自然則安矣虞丹子在旁聞之啞然笑曰吾處貧四十年矣居之以道德乘之以仁義被之以禮樂飽之以忠信友之以廉潔雖凍餒瀕死者數四未嘗啓齒一言葢驩然若有晉楚之富不知所謂貧也是何也心無愧怍也苟有一毫外慕之念則愧怍生矣愧怍生縱富貧也況寔貧乎哉夫子盍以是告之而徒說彼區區者不亦誤乎　龍門子

膠西先生趙權明飲不擇酒常云薄薄酒勝茶湯醜醜

婦勝空房坡翁廣之云薄薄酒勝茶湯粗粗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又云薄薄酒飲兩鍾粗粗布著兩重粗薄雖異飽煖同醜妻惡妾壽乃公東坡集

唐人有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葢歎世人希進躐榮沉酣于名利中而莫知止也吉水羅念菴洪先建言忤旨歸田之日當道交章屢薦堅志不起嘗有詩曰獨坐空庭一事無秋風春雨自團蒲而今始解閑非偶到得能閑幾丈夫永豐羅一峰倫以抗章忤權貴謫官而歸作詩曰五柳先生歸去來芰荷衣上露

漼漼不由天地不由我無盡烟花無盡杯別樣家風幽澗竹一般春意隔墻梅老來只怕風濤險懶下瞿塘灩澦堆鉛山費健齋宏總角狀元以黑頭宰相告歸年未五十日居小樓名曰至樂大學士王守溪寄以詩曰橫林特地起高樓樓上書多擬鄴侯日與聖賢相對語身于天地復何求三峰有意當牕見一水無聲繞檻流試問主人何所樂本來無樂亦無憂吁若三公者可謂超然遠覽知進而知退者哉 新知錄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

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非看破貧富貴賤豈易
道此（南山錄）

平生學博名高祿位崇峻子孫福澤盛長世皆羨之臨
時一些帶不去可自信者惟炯然一念光明不令昏散
爲末後了手一着（王龍谿）

楊慈湖云人生只忙過一場便休（小隱書）

夫衣食之源本廣而人每營營苟苟以狹其生逍遥之
路甚長而人每波波急急以促其死（長者言）

入市而歎過路客紛紛擾擾總是行尸反觀而照主人

翁靈靈瑩瑩無非活佛 娑羅園清話

白沙先生詩云吾儕生分薄於福敢求全此名儒守分之言吾人不可不詳味 衡門録

吳五亭任運句云四序旋璣衡兩丸跳烏兎運行惟主健盈虛尚守固燭幾得夷懌滯迹名舛忤春華自敷陽秋寔必霣露勤敏合自然戸樞恒不蠹 補閣集

白居易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橋木數十株臺榭舟車具體而微先生安焉性嗜酒耽琴淫詩往往乘輿肩輿適野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因

自吟咏懷詩云抱琴榮啟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瞰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有幾時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閒日月吟罷自哂揭甕發醅又飲數盃兀然而醉古所謂得全于酒者故自號醉吟先生云小隱書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柳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于長林豐草

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牕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歸來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識其妙者葢少彼牽黃臂蒼馳獵于聲利之場者但見滾滾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人能眞知此妙則

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鶴林玉露

自昔士之閒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鄰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鄰朱山人往還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

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同上

子瞻云元豐六年十月十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寐相與步于中庭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葢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同上

王陽明先生曰吾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覺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為淡然無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

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往雜亂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亂便常做箇羲皇以上人 最樂編

廖子晦言山居頗適臨水登山甚得其樂文公曰只恁閑散不可須是讀書 鶴林玉露

明道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勸之芟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畜魚數尾時常玩之曰欲觀萬物自得之意 警心錄

人能受一命榮竊升斗祿便當謂足于功名敝裘短褐糲食菜羹便當謂足于衣食竹籬茆舍蓽竇蓬牕便當謂足于安居藤杖芒鞋蹇驢短棹便當謂足于騎乘有山可樵有水可漁便當謂足于莊田殘卷盈牀圖書四壁便當謂足于珍寶門無剝啄心有餘閒便當謂足于榮華布衾六尺高枕三竿便當謂足于安享看花酌酒對月高歌便當謂足于歡娛詩書充腹詞賦盈編便當謂足于豐贍是謂之知足常足若夫進功名于百尺棄道德于方寸日汲汲于未足如金張貴逞終蹈身灾石

鄧財雄卒羅族滅君子可不以水月鏡花爲幻好謙惡盈爲戒哉 高深甫

慾海無涯不有以節之何所底止家累鉅萬擊鐘而食恨不挂一命之榮策名通籍身在朝列恨不登三事之貴拜相封侯大權在手恨不蒙九錫之命黃屋左纛富有四海恨不享萬歲之期臨食浩歎登臺欷歔牛山爽鳩一何不達夫人情亦何饜之有苟知足則隨地皆可安閒苟不知足則一生無非火宅榮啟期林類之徒帶索拾穗樂而行歌卓哉至人之識與天爲徒者耶 屠緯眞

答王惟寅書曰足下住淮清渡口烟銷月出水綠霞紅距風沙之地萬里而書來侘傺殊不自得何也大都士貴取心閱境不貴取境冥心此中蕭然則塵境自寓清虛內境煩囂則幽居亦有麗雜 同上

四友堂記曰家君燕坐四友堂某侍側家君曰汝知吾此室之意乎吾言汝書之季子之金印買臣之晝錦長卿之駟馬何曾之萬錢古之人得志于當時者之所樂也靈運之山水淵明之琴酒北山之猿鶴謫仙之影月古之人不遇于時者之所樂也吾非不欲爲得志者之

所爲而慕窮者之所樂也富貴有命不可倖而致于是即所居之宇造方丈之室藏書一篋置酒一壺設榻一張而吾以一身寓乎三者之間名之曰四友明窗棐几前經後史整冠肅容端拜聖賢于古瞋目攘臂訶斥姦諛于既死者此吾之友于書也清者聖濁者賢寄嘯傲于一尊之中而逍遥于無何有之鄉此吾之友于酒也及乎書疊窗几典闌尊俎曲肱而高枕坦腹而獨臥訪周公于恍惚之間與蝴蝶悠揚而俱化者此吾之友于榻也烏巾道服蒼頭白髮頹乎其間者吾之樂也若夫

曉色動而窗牖明夕陽盡而燈燭光者室中之朝暮也和氣襲而書帷溫南窗闢而薰風來竹簟設而凉颸至簾幕垂而紅爐然者室中之四時也吾與三友相從乎一室無言而妙意不想而萬慮息物且不得而我累形亦于是而我忘也 王梅溪

閒非易事須是胸中有靈丹一粒方能點化俗情擺脫世故 小牕清紀

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 黃山谷

李太白詩淸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東坡赤壁賦云惟江

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自太白詩句中來夫風不用錢買而取之無禁太白東坡之言信夫然而能知清風明月之可樂者世無幾人清風明月一歲之間亦無幾日就使人知此樂或爲俗務牽奪或爲病苦妨障雖欲享之有不能者然則居閑無事遇此清風明月旣不用錢買又取之無禁而不知爲樂是自生障礙也玉壺冰

閒適之事天常限人近聞南中一富翁每緣公務入城殊苦其煩一日焚香告天曰願薄田二十畝自爲耕穫老于山林足矣忽室中應聲云欲富貴則與之此則不

可是知閒適勝于富貴天不輕以與人也 敬虛子

朝夕奔走老死而不覺不知富貴自有分定奔趨而得者不過一二不得者葢千萬人勞心費力老死無成者多矣奔趨而得者亦其定分中所有若定分中所有雖不奔趨遲以歲月亦終必得前輩謂死生貧富生來注定君子贏得為君子小人枉了為小人義命所在不可不知 袁了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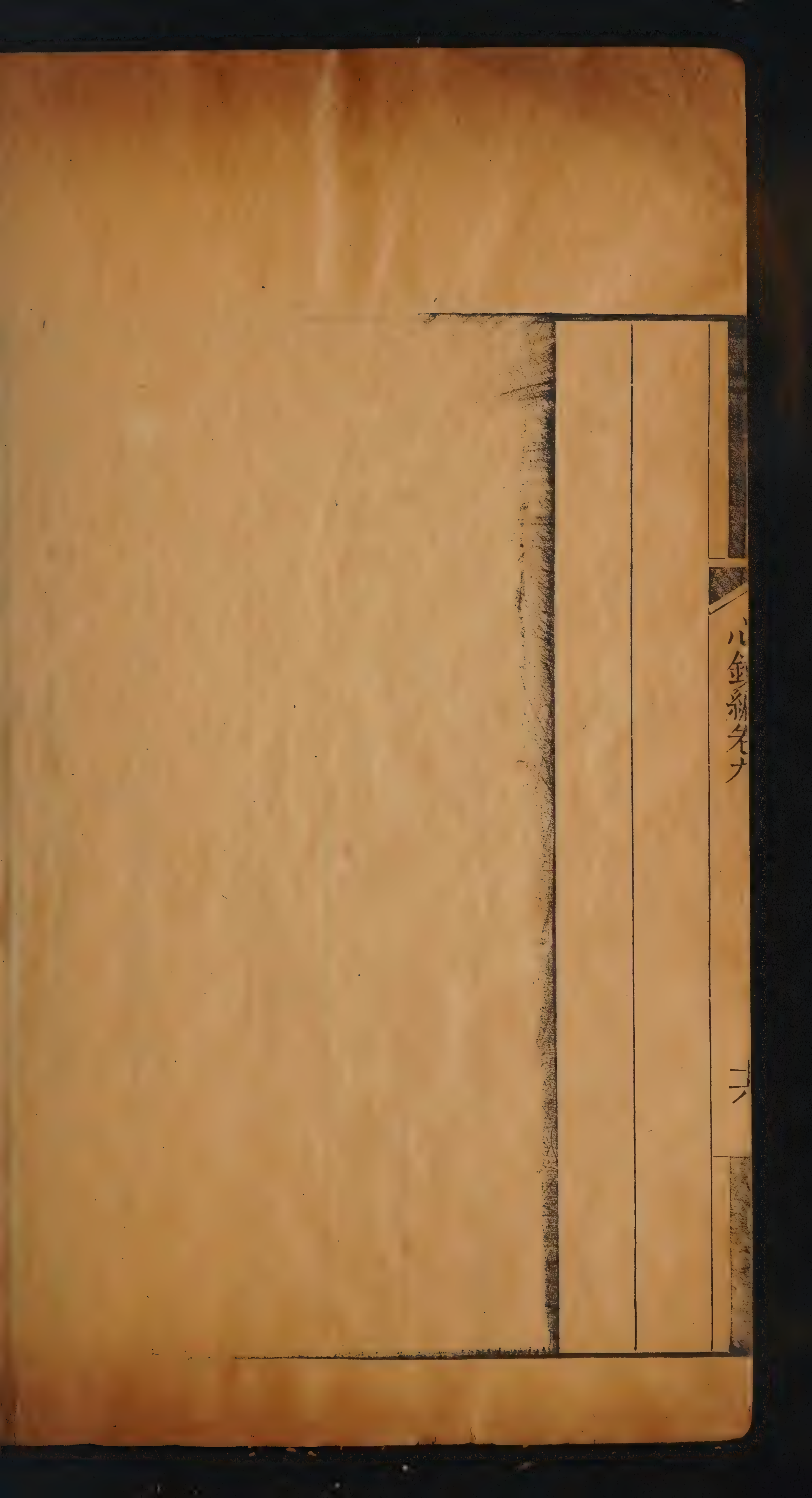
煩惱自外來者以理應之卽時擺脫唯自心生者葛藤不斷最難消豁須一刀斬截之 姚承菴

易豫和樂也卦以豫爲吉爻自九四外俱以豫爲凶本義云衆樂故吉自樂則凶葢卽孟子論樂之旨也因是可悟孔顏樂處其殆忘巳之至者與嚴逸山集

客過草堂叩余岩棲之事余倦于酬答但拈古人詩句以應之問是何感慨而甘棲遯曰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問是何功課而能遣日曰種花春掃雪看籙夜焚香問是何利養而獲終老曰研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問是何往還而破寥寂曰有客來相訪通名是伏羲秘笈

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

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閒。杖令人輕。水令人空。雪令人曠。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彝鼎令人古。清言



心鏡編卷十

養生

程子曰吾以徇欲傷生爲深耻學者體此則可保身矣
薛文清公

益州父老曰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使心不亂求心不狂思不貪嗜慾不著迷惑則心先無病矣心君無病則五臟六腑雖有病不難療矣清修妙論

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笑則臟腑上翻多言則氣海虛脫多喜則膀胱納客風多怒則腠理奔浮血多樂

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面焦枯多好則志氣潰溢多惡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脉乾急多機則智慮沉迷茲伐人之生甚于斧斤蝕人之性猛于豺狼也養生類纂

劉文肅公忠修勵行檢時國家無事翰林程李輩有文學詞藝好交遊有聲譽公獨卷斂沈默方正寡合一介不苟得嘗云薛文清言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盡以是知克己最難蓋粗暴之氣不惟損德招尤其損身尤甚予生平被此字最多因書公言以自警焉南雍劄記

怒甚偏傷氣思多太損神神疲心易役氣弱病相縈勿

使悲歡極當令飲食勻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嗔亥寢鳴雲鼓寅興漱玉津妖邪難犯已精氣自全身若要無諸病須當節五辛安神宜悅樂惜氣保和純壽夭休論命修行本在人若能依此戒平地可朝眞 孫眞人百字歌

枚乘云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濃命曰腐腸之藥此四十字吾當書之門窗几席縉紳盤盂使坐起見之寢食見之元豐三年十一月雪堂書 東坡

吳文正公曰嘗觀天下之人氣之溫和者壽質之慈良

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簡默者壽予嘗以此說驗之里中黃耇之老良然間有不然者葢稟賦氣數之或差也 東谷贅言

硯與筆墨類也而壽夭不同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爲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爲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于是而得養生焉以鈍爲體以靜爲用 唐子西

二客方對奕有哂于旁者曰吾見二肉柱動搖耳客曰

何謂也。曰二君形存而神離。神在黑白子中久矣。相對峙者。非肉桂而何。客默然。竹牕隨筆

伊川先生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較其筋力。于盛年無損也。若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日益編

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謔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撓氣昏神。長惰而名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慾。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王文成公

鄭子元有心疾聞眞空寺有老僧能治子元往叩之老僧曰公之疾起于煩惱煩惱生于妄想夫妄想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閑情此過去妄想也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覆猶豫不決此現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如願或期望功成名遂或期望子孫登庸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生忽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

處安脚又公此疾亦原于水火不交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皆消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于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憚劬勞禪家謂之事障二者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月餘心疾頓愈雪亭雜言

病有十可却靜坐觀空覺四大原從假合一也煩惱見前以死譬之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巧自寬解三也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間反生慶幸四也宿業現逢不可逃避歡喜領受五也家室和睦無交謫之言六也衆生各有病根常自觀察克治七也風露謹防嗜慾淡泊八也飲食寧節毋多起居務適毋強九也覓高明親友講開懷出世之談十也白香山養生語

病有十不治縱恣惱淫不自珍重一也窘苦拘囚無瀟洒之趣二也怨天尤人廣生煩惱三也今日預愁明日

一年常計百年四也室人噪聒耳目盡成荊棘五也聽信師巫禱賽廣行殺戮以重業緣六也寢興不適飲食無度七也諱病忌醫使虛實寒熱妄投八也多服湯藥蕩滌脾胃元氣漸耗九也以死爲苦與六親眷屬常生難割難捨之想十也 同上

人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人常想死時則善念自生 婆羅園清話

游靜宇問羅子曰養生家守中之訣如何羅子曰否否內典謂人自咽喉以下是爲鬼窟天與我此心廣大高

明塞兩間彌六合奈何作此孽障拘囚鬼窟乎曰然則調息之術如何羅子曰否否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息安用調曰吾寓形宇內萬感紛交何修而得心和羅子曰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心斯和矣耿先生聞之歎曰此元宗正訣也不獨伯陽皈心釋迦合掌即尼父亦當首肯最樂編

東坡嘗謂李方叔曰某平生于寢寐時自得三昧吾初睡時且于床上安置四體無一不穩處有一未穩須再安排令穩既穩或有些小倦痛處畧按摩訖便瞑目聽

息既勻直宜嚴整其天君四肢雖復有痾癢亦不可稍有蠕動務在定心勝之如此食頃則四肢百骸無不和通睡思既至雖寐不昏吾每日須于五更時起櫛髮數百類面盡服衣裳畢須于一淨榻上再用此法假寐片時數刻之際其美無涯平明吏徒既集一呼即與冠帶上馬率以爲常君試用吾法自當識其趣無以語人也

天下之理能戒然後能慧蓋慧性圓通必從戒謹中來未有天君不嚴而能圓通覺悟者也警心錄

朱子云中年以後爲學且須愛惜精神恐忽有大事來

無以應之陽寧先生討寧藩謂三司曰某向在長安馬上時目光不敢過馬首今羽檄交馳不交睫者七晝夜矣而形神如故幸有平日之養矣紬繹二公之言吾輩蕩心暴心之事安得不猛自省改 同上

司空圖曰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何忍乘危自著鞭戒好色者之自戕其生也楊誠齋譃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卽前詩之意 男女紳言

腎堂者元關也心腎合爲一脉其白如線其連如環中

廣一寸二分包一身之精粹是爲九天眞一虛和之妙氣至精活命之深根五臟六腑百關百脉金津玉液日月光華皆在焉人惟淡然無慾精氣散于三蕉榮華百脉慾事一作撮三蕉精氣從命門而瀉郎無慾事而慾想一萌命門火動精氣流溢不復歸根不瀉猶泄也故黃庭經云急守精室無妄泄保而守之可長活 金丹秘要

世人以病爲苦而先德云病者衆生之良藥夫藥與病反奈何以病爲藥葢有形之身不能無病此理勢所以然而無病之時嬉怡放逸誰覺之者唯病苦逼身始知

四大非實入命無常則悔悟之一機而進修之一助也竹窗隨筆

孫眞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頴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也初潭集

了明長老曰身爲死物其內活潑潑地者爲活物莫于死物上作活計宜于活物上作活計予深愛此語清修妙論

晩食當肉安步當車無罪當貴無灾當福莫飲卯時酒莫飡申時食避風如避箭避色如避賊顏蠋論

地上有門曰禍門而作惡者自投之地下有門曰鬼門而好色者自趨之此二門者皆一入而不可出可無懼哉故人能謹身守法則禍門常杜能清心寡慾則鬼門永塞王少湖

林英年七十致仕起爲大理卿氣貌不衰如四五十歲人或問何術致此英曰但生平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即遣之釋然不畱胸中治獄多所全活若有所見者豈能陰相耶警心錄

費文憲公宏及第後六年乞養病歸時尚書張莊簡公

特過之備述其生平多病之狀慰諭惓惓移時乃別以一封見贈文憲視其題封則字扇一握手帨一條心訝其物之太簡及啟封則扇面備書養生要語有云不以脾胃煖生冷不以元氣佐喜怒又夏至節嗜慾冬至節嗜慾乃知公之愛我不減于骨肉之厚也遂佩服至老又爲之記以見前輩愛士之心 厚生訓纂

以患難心居安樂以貧賤心居富貴則無往而不泰矣以淵谷視康莊以疾病視強健則無往而不安矣 警心錄

白玉蟾曰薄滋味以養氣去嗔怒以養性處卑下以養

德守清淨以養道名不係簿籍心不在勢利此所以出人之彀與天爲徒 清修妙論

老來軀體索溫存安樂窩中別有春萬事去心閒偃仰四肢由我任舒伸庭花盛處涼蒲簟簷雪飛時軟布茵誰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濟自家身 邵堯夫

能靜坐固好然勿認與應酬時分作兩橛但得意思常自寧謐恬和是無時不靜坐也此語得之王明吾儀部 白雲小言

養神之道非一而收視爲要養氣之道非一而寡言爲

要養精之道非一而遠色爲要 同上

試自看每甜睡而起色澤自佳但一涉應酬勞頓便不逮初時可見人多從忙中易老能省緣寡慮最是駐顔

養壽之法 同上

吳五亭養心句云枯枝風不搖止水明足鏡意起同氄毛百垢無一淨守寂眞岐趨坐忘得恒性遊乎物之初至味必靜諠月印萬川圓旨哉安已竟 補閣集

丁卯年正月廿八日看完



